

空留定陶墓 王侯今安在

我省发现全国规格最高的“黄肠题凑”汉墓,未找到墓主人遗骸

本报济南7月1日讯(记者 乔显佳) 1日,省文物局就日前在菏泽定陶县发现的大型汉墓及其重大考古发掘成果举行新闻发布会。专家认为,定陶西汉大墓中所发现的“黄肠题凑”,在全国已发现的十余座此类墓葬中,规格最高、保存最好、体量最大。

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谢治秀透露,定陶西汉大墓的发现令常年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专业人员也很震惊,“一名工作人员尖叫着给我打电话,说是发现了最大的墓。”

谢治秀在发布会上介绍,定

陶大型汉墓位于菏泽定陶县大李家村西北约两千米,属于灵圣湖遗址的组成部分。发掘前,省文物局安排工作人员走访当地老年居民了解到,上世纪50年代,遗址地面上尚有三个高大的墓葬封土堆,后被取土毁坏。此次发掘的是其中一座墓葬。

去年10月,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省文物局成立考古发掘领导小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物处、定陶县文物管理所组成定陶灵圣湖汉墓发掘考古队。到今年4月,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掌握了墓的规模、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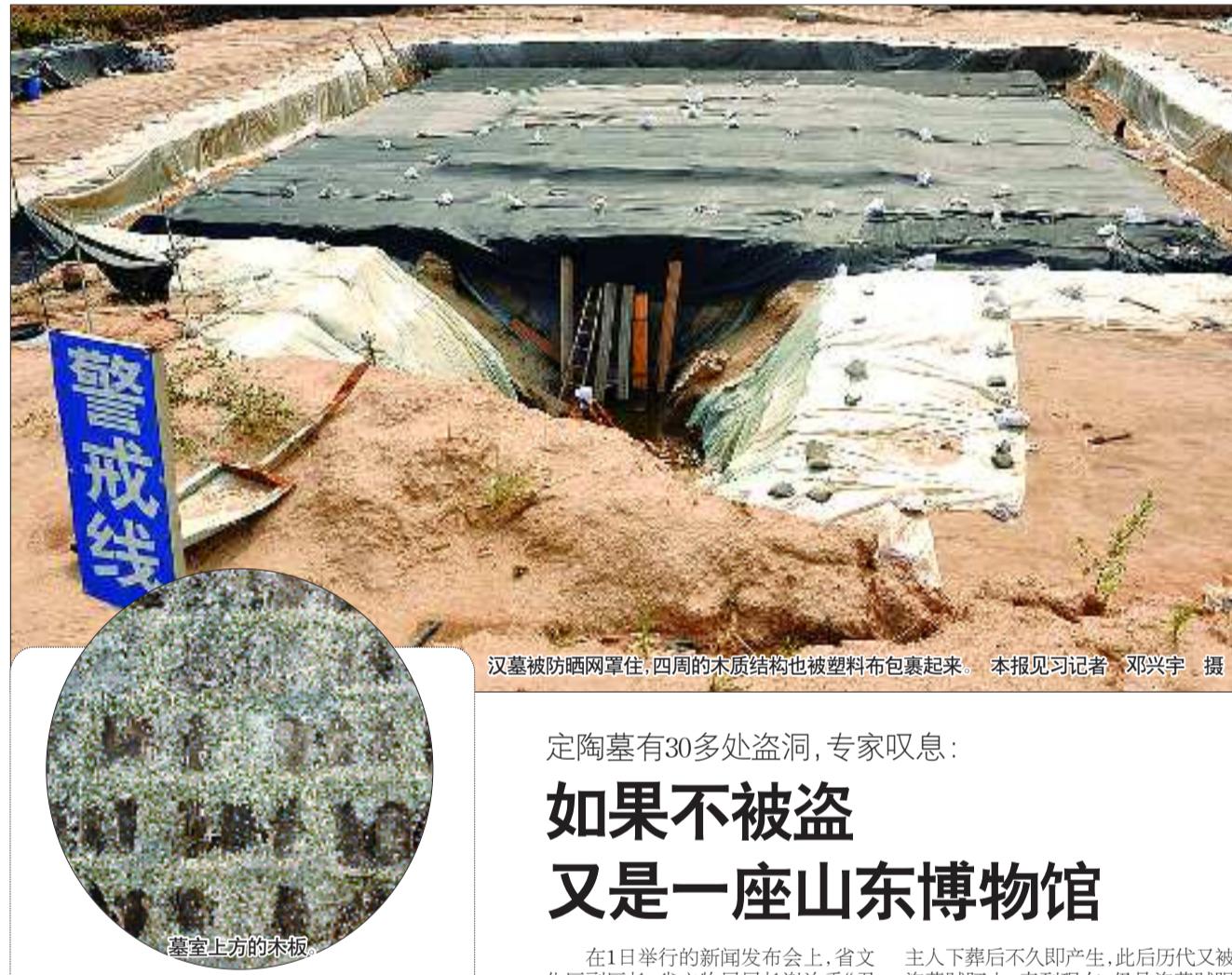
和保存情况。

5月25日,省文物局邀请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汉代考古专家,对现场进行勘察,并举行座谈会。专家一致认为,该墓是西汉晚期王侯级别的墓葬形制——“黄肠题凑”,是国内已发掘的此类墓中,规模最大、结构独特、保存最完整、具有代表意义的一座,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保护、展示价值。

据前期测算,建造此墓所用木材保守估计达3000-4000余立方米(一种算法为2100立方米以上)。而在此前发现的“黄肠题凑”墓中,所用木材不过几百立方米,足见定

陶大型墓的规格之高。另有带朱书、墨书、戳印和刻画文字的汉砖23000多块,记录内容丰富。

定陶汉墓频受盗墓贼光顾,考古人员也未发现墓主人的遗骸。发掘时,在厚厚的淤泥中,考古人员用手仔细地捏了一遍,“连个瓦片也没有剩下。”



汉墓被防晒网罩住,四周的木质结构也被塑料布包裹起来。本报见习记者 邓兴宇 摄

定陶墓有30多处盗洞,专家叹息:

如果不被盗 又是一座山东博物馆

在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谢治秀“忍不住”表示,定陶汉墓将肯定入选2011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山东夺取第17个“十大”。

谢治秀介绍,截至7月1日,就全国已有的重大考古发现来说,定陶汉墓“非常突出”。今年5月,包括中科院院士、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北大汉代考古专家,以及曾经发掘过“黄肠题凑”汉墓的陕西省专家一起前往勘察,专家们一致认为定陶汉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尽管定陶汉墓学术价值极高,但经过去盗墓分子的疯狂盗掘,随葬品几乎被盗劫一空。

发掘前,工作人员揭开地表,用白灰标出历代盗洞,竟有30多处。谢治秀说,从被盗情况看,有的盗沟几乎在墓

主人下葬后不久即产生,此后历代又被盗墓贼盯上。直到现在,仍是盗墓贼眼中的肥肉。经过反复盗掘,墓主人原来应有的金缕玉衣早已不见踪影。看着空空如也的储藏室,考古人员扼腕叹息。考古人员估计,如果不被盗掘,定陶汉墓可盛几万件随葬品。而目前山东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文物展品,也不过1万余件。

国内著名汉魏考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也表示,定陶汉墓非常了不起,“如果不被盗,又是一座山东博物馆”。

据悉,对定陶县马集镇大李家村西北的定陶大型汉墓,盗墓分子觊觎已久,针对该墓葬的盗掘行为此前频繁发生。仅2010年,当地公安部门就缉拿盗墓分子20余人。

本报记者 乔显佳

墓主身份 扑朔迷离

气势超出一般王侯的定陶大墓主人是谁?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认为,定陶大型汉墓的主人应是西汉时期常驻定陶的一位王侯。据史料,西汉时期共产生了三位定陶王:首王刘康、刘康的儿子刘欣(汉哀帝,追刘康为恭皇)、楚孝王之孙刘景。由于发掘中没有出土可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印章或题记,目前考古专家只能推测其身份。

“我个人倾向于墓主人是刘康。”身为汉代考古专家,从事汉代墓葬研究几十年的郑同修说,定陶大型汉墓不仅采用天子之制“黄肠题凑”,在其浩繁的23000多块带有文字的汉砖中,常见“山阳郡”、“阳朔”等地名,足见墓主及其家族可以动用上述地区的工匠、物力修建墓葬。单纯一个定陶王是做不到的,而根据史料记载,按照先帝的意思,刘康待遇优厚异于其他诸侯王。另外,刘欣作为天子,其墓葬有明确的记载,剩下的一位“定陶王”刘景,则生前迁到外地,死后不葬在定陶。

但也有专家认为,仅从发掘来看,墓主是刘康证据不足,因为也有可能是刘康之妻、汉哀帝的母亲丁太后。丁太后作为天子之母,更有条件建立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史料记载,汉哀帝曾下诏,动用定陶、山阳、陈留郡5万人,以梓棺来为自己的母亲建墓,用的就是“黄肠题凑”之制。

只是,该史料又与王莽传记中记载相互矛盾,后者记载丁太后的墓葬在渭城。

由于定陶墓里面的贵重文物已荡然无存,考古发掘中也没有发现墓主人的遗骸,无法掌握其年龄、性别等第一手资料。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汉砖上记有文字。

打开墓门 香味扑鼻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回忆,考古人员刚进入墓葬时,首先吃惊的不是地下浩大的建筑规模,而是扑鼻的木材香味。穿越两千年时光,这种香味原汁原味地保存至今。

1日,考古人员将从定陶墓取来的两截“黄肠题凑”木材带至发布会现场。记者注意到,两截木材的截面略呈正方形,木质坚实细密,经过两千年地下埋藏、地下水浸泡之后,至今仍保存完好。凑近一闻,一股香味传到鼻孔中,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

据定陶灵圣湖汉墓发掘考古队领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崔圣宽介绍,根据勘探情况,原汉代地表在现地表4.5米以下,考古发现大墓高于原地表,由于发掘没有结束,也有可能一部分

在原地表以下。墓葬整体结构呈“甲”字形。

在木椁内,考古人员发现堆砌严密的“黄肠题凑”。在定陶大型汉墓中,黄肠木每根长七八米,宽1米多,组成一个“地下大森林”。黄肠木之间采取榫卯结构相互连接,历经两千年仍严丝合缝。如此考究的墓葬结构为全国罕见,很可能就是“黄肠题凑”墓制发展到最为成熟阶段的产物。

定陶墓“黄肠题凑”所用的木料究竟是柏木、松木,还是樟木,目前尚未鉴定。而正规的“黄肠题凑”用柏木。郑同修表示,研究这些木材首先要搞清其材质来源,如果是外地来的,足见其全国征调木材背后的政治势力。

本报记者 乔显佳

专家建议

当地水位高 应异地保护

尽管偌大的墓内空空如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仍认为,最大的文物就是没有搬走的大型棺椁,其次是23000余块带有丰富文字的汉砖,以及殓墓主人的木棺。尽管发掘时该木棺已经零散,但是构件几乎是完整的。这三样“宝物”本身承载了大量宝贵的历史信息,有待考古工作人员去研究、破解。

郑同修说,定陶墓发掘出土后,下一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护的问题,它不仅具有重大研究价值,还具有不小的展览价值。为此,我省将于近期召开由全国汉代考古专家参加的会议,研究保护方案。

“我的意见是应该采取异地保护的措施,理由是当地水位很高,地表以下1米就是水,如果就地保护,今后能保护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异地保护在技术上好办得多。”郑同修说。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文物鉴定百余次 三成涉及盗墓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展示的两截“黄肠题凑”木料,均为现代盗墓贼所留。从截面切割痕迹看,盗墓者是用电锯切开了坚硬的古木。盗贼还在黄肠木中打入钢钉,固定铁皮,挡住脱落的沙子。也有专家推测,盗墓者用钢钉打入黄肠木中,是为将砌得十分严实的木材整根提取出来,扫清道路。

由于定陶汉墓常年浸泡在地下渗水中,无论盗墓还是正式考古发掘,降水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本次发掘中,考古队在大墓周围打了数十口深井抽水,才使发掘工作顺利进行。难以想象,历代盗墓贼是如何“克服困难”盗取宝物的。

打开一层层的保护层,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盗墓分子由地表挖下的盗洞,竟准确地穿过厚厚的封沙、几层墓砖、五层保护木,直插深埋7米地下的主墓室。危害最严重的是古代留下的两条盗沟,直插主墓室。

“3年前,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至今一共鉴定过122次文物,其中涉及盗墓的就有39次。”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谢治秀说,其他的很多次鉴定也与盗墓行为有关。

谢治秀表示,从现在起到年底,将集中打击盗墓、盗取文物的行为,力保千年遗产不被破坏。

本报记者 乔显佳

何谓“黄肠题凑”

“黄肠”是指堆坐在棺椁外的柏木黄心,“题凑”是指木心向内。“黄肠题凑”墓制在秦代就有发现,汉代以后很少使用,作为古代一种高等级的墓葬制度,被定为是“天子之制”,除天子外,经天子特赐的王侯和高官大臣也可以使用。